



刘真著

# 林中路

林 中 路

刘 真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年 · 北 京

## 內 容 說 明

本書共七个短篇，大部分是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时期的故事。作者着力刻划了几个少年革命者真实动人的形象，反映了当时革命的艰苦、軍民的血肉关系和人民對於勝利的坚定的信心。另一部分寫了解放后農村中婚姻問題和光明与黑暗進行斗争的故事。这里，有大胆的揭露，有嚴厉的批評，有热情的歌頌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書号 750 字數 107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6  $\frac{1}{8}$  插頁 2

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0000 冊

定價 (6) 0.50 元

## 目 次

好大娘.....	1
春大姐.....	17
我和小榮.....	62
小藤籃的故事.....	92
在我們的村子里.....	111
灰棋山下.....	156
林中路.....	173

## 好大娘

我和小趙，都是俺宣傳隊的寶貝疙瘩，他十四歲，我十三歲。雖然俺倆年紀最小，干工作可挺帶勁。有一次在羣眾大會上，我和小趙剛唱完了河南墜子，那些大娘大嫂子們，緊緊地把我們包圍起來，這個搶過來抱抱，那個搶過去親親。這個問：“你這麼小的年紀，怎麼就學會了抗日呢？真有出息。”那個說：“小嘴那麼靈巧，像小燕子一樣，是誰教給你的？”常常是不知不覺，我們的軍裝口袋里，被塞滿了花生、糖、大紅棗。指導員總愛開玩笑地說：“又犯羣眾紀律啦？”我和小趙噘着嘴，假裝生氣的樣子說：“俺一點也不知道，是人家自願擁護的。你願意吃，給你點，別眼紅！”

有一次，我們分區部隊為了包圍敵人，在一個下着大雪的夜里，行軍到了武城縣城邊上，住到巩家莊村里。房東老大娘，一看見我和小趙這一對小八路，就心疼的不得

了，趕緊把我們拉進她房里去。給我們燒水洗腳，又給我們烤濕衣服，忙活的她直出大汗。我和小趙又冷又累，好容易碰上了熱炕頭，就沒頭沒腦地睡過去。第二天我們才知道，大娘她一夜沒睡，把我們的破鞋，用了四五層布，補的結結實實的，還換上了新帶帶；衣服上，被子上，所有的大小窟窿，統統補好啦。我心眼里明白，她為什麼像親娘一樣的疼我，八路軍的生活再苦，我也不哭，不想娘。大娘對我們那股親熱勁，一直到現在，我也忘不了。

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二十九號，那些恨死人的日本強盜，對冀南人民展開了殘酷的大掃蕩。

這一天早晨，我們部隊剛出發，就跟鬼子打上了。鬼子的汽車馬隊，從四面向我們沖來，沖了五次都被打回去。眼看着一百多個鬼子漢奸，像谷個子似的倒在麥地里。這時候，六架日本飛機來了，發狠地向我們陣地上扔炸彈，我被埋在土里昏過去。當我醒來的時候，天已經晌午了，部隊早就轉移了陣地。我哭，我喊，誰也聽不見了，我從土里爬出來，跟着遍地的老百姓，亂跑起來……

下午，我被包圍在武城縣小張莊村里，四面都是敵人，我再也跑不出去了。我跑進一個大院子，用力鑽進谷草垛里去。敵人，像一羣青臉紅牙的惡鬼一樣，尖叫着進了村。一會兒，把很多老百姓也趕進這個院子里來。有個漢奸氣勢兇兇地說：“現在，大日本皇軍給你們開會，問什麼就說什麼，不說實話的殺頭。”接着，日本人就開開

了：“小八猴子的，你出來認認，哪個是你們的人？”“沒……沒有，一個也沒有。”“呀！這說話的聲音不是小趙嗎？”我的心更亂了，全身發燒，像草垛里着了火一樣。不一會，鬼子用大棍子狠狠地打起他來，從他緊緊咬着的牙縫里，透出來“唉噯，唉噯”的哭聲。鬼子又問：“你說呢還是不說？說了皇軍大大的喜欢你。不說，殺了殺了的。”小趙忍住哭，更提高了嗓門說：“沒有就是沒有唄，你叫我說狗屁呀！”氣的鬼子又是撕小趙，又是打小趙。有個鬼子喊了一聲：“殺！”把我的心都快震出來了。我想衝出草垛去，把敵人殺乾淨，救出小趙來。我的身子一動，心刷的一下冷了，“我用什麼去殺鬼子呢？”我着急地想：“小趙啊！好小趙，親小趙，你千萬別死呀！”鬼子呀呀地兇喊着，用刺刀刺他了，他拚命地哭喊：“指導員，小劉……”喊了兩聲就被刺死了。我使勁閉住眼睛，不敢出聲地痛哭起來，我的耳朵好像聾了一樣，以後，日本鬼子又殺死了多少人，我一點也聽不見了。只覺得，有一把刀子，在用力地，用力地挖我的心哪……

天，慢慢的黑了，剩下的人，不知道被這些殺人殺果了的瘋狗，趕到什麼地方去了；風，嘶嘶地刮着，像是很多孩子在哭，在喊。院子里不知躺着多少死屍，小趙活生生的影子，站在我眼前了。我想起：前年俺娘送我參加宣傳隊的時候，小趙給我戴的花；去年在冀南三期藝術訓練班，俺倆一塊加入了朱德青年隊，他還拉着我的手說：“小

伙計！等到咱倆够十八歲了的時候，再一塊入黨，一塊跟着咱毛主席，走到共產主義社會去。”

每次行軍，小趙都互助我，幫我背被包；渴了，他給我去找水喝；小趙真疼我呀！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我後悔，昨天晚上不該因為屁大的一點小事，跟他吵架。“小趙，你原諒我吧！我的缺點我一定改，你千萬別記在心裡……”又想：“我一定要跑出去，找到我們的隊伍，把這些恨死人的事，告訴給指導員。”

我小心又小心地爬出了草垛，心跳的像打鼓一樣，不跑？明天一定會叫鬼子捉住殺死的。猛一抬腿，我被絆倒了，身子躺在死屍上；覺得有一股腥味的、黏糊糊的血，濕透了我的軍裝。我的上牙和下牙，格格地打起架來。忽然，一個日本兵舉着火把走來了，我緊緊地靠着死人躺下；在火光的照亮下，我偷看了死人一眼，才知道，流了我滿身血的人，就是我的好戰友小趙啊！

日本兵走了，我坐起來，恨不得一把把小趙拉起來，跟我一塊跑。我抓住他冷冰冰的手，心裡像有很多話，要對他說。到這時候了，我才更覺得：小趙疼我，我疼小趙啊……

靠北牆邊，我摸到了一棵樹，正要往上爬，忽然想到：“萬一小趙再活了，怎麼辦呢？”我又順着來路爬回去，一摸，他的臉還像冰塊一樣，那麼硬，嘴裡淌着大血團。我像掉了魂一樣，捨不的走，直到村南放了三聲槍，才把我



驚醒了。我趕快跑回去，爬到樹上，扒住牆頭，豁着命的跳到牆外去。我的衣服，叫樹枝子掛扯的亂七八糟，摔的疼不疼？我不知道；只覺得，我的心，好像永遠永遠的，和小趙一塊，被丟到那個可怕的大院子裏了。我想：“等捉住殺死小趙的那羣日本鬼子時候，我一定把他們一刀一刀地割成肉塊喂狗。”難過和仇恨的火，把我的心燒焦了，我帶着滿身戰友的血，踏着被敵人糟蹋的不成樣子的春天的麥苗地，一直往東跑……

## 二

我迷迷糊糊地跑了一夜，跑的头昏眼花，兩條腿直打哆嗦。天亮了，我看見正南二里路遠的地方，有四個大砲樓。我又害怕又生氣：“我怎麼跑到敵佔區來了呢？”看見了運河大堤，我才明白，有砲樓的地方是武城河西街，我又覺得高興起來：“甄家莊不是有我的好大娘嗎？”我的記性挺好，我認識，眼前松樹林的右邊就是甄家莊。

剛一進村，就看見一座瓦房院的門口，站着一個戴禮帽的老先生，他身邊有一隻比我還高的大黃狗。我高興地向他跑去，嘴里喊着：“老大爺！我問你個事。”他一見我是個八路軍，衣服上又有血，便惡狠狠地指着我对狗喊：“嘶，嘶，嘶。”我撒腿就往回跑，那狗，像一隻老虎一樣，扑到我身上，叨住我右腿肚子上的肉，發着狠的撕咬；我用

尽全身的力气哭喊：“娘啊！娘啊！”有个脖子上掛佛珠的老太太，从一家門縫里探出头來，我像見了救命恩人一样喊她：“老大娘啊！快來救救我吧！”她不但不管我，反而縮回头去把門門住了。我心里想：“敌佔区的人心，都是黑的，我的好大娘不見了。”猛一家伙，从我背后伸來了一根大棍子，狠狠地打在狗头上；狗驚叫着跑了。我還沒看清她的臉，她就把我背起來，跑進她家去。她一面給我紮伤口，一面問：“你是……？”她用手比了个八字。我哭着說：“是！”她摸着我的血衣服問：“你負伤啦？”我說：“沒有，这是小趙的血。”她好像明白我的話，長長地嘆了一口气，掉下淚來。她的兩間破房子，房子当中放着一架豆腐磨子，很像我的好大娘家；就是她的臉不大像，好大娘不是这么瘦。我半信不信地問：“就在你庄上，有我一个好大娘，她給我补过鞋，你認識她嗎？”她抱住我的头“啊？”了一声，仔細地看着我。猛的，从我們身后伸來了兩只大手，硬把俺娘兒倆拉开了。接着，大娘臉上挨了兩個耳光子，鮮血从她嘴里流出來，原來还是那个戴礼帽的坏蛋，他躡着脚罵：“該死的東西！打了四爺我的狗，还要窩藏八路，你有几个腦袋？”大娘沒有哭，也罵道：“四臭肉！虽然你是財主俺是窮人，俺也沒犯罪，你整天这么欺負人就不行。”四臭肉說：“放你媽的屁！你窩藏八路，給咱庄上惹出禍來，賣了你一千輩的老祖宗，也賠不起我的家產。”大娘正要過來抱我，四臭肉一脚把她踢倒在地下；他像拉一

只小羊一样，把我拉出門去：“去去去！窮八路。”我使勁掙脫了他的手，罵道：“漢奸走狗！你等着吧！我們軍隊回來了，會砍掉你的狗頭，扔到運河裡喂王八。”說完，我咬着牙，忍耐着腿疼，大步大步地走向村東運河堤上去。

河裡的水，也像跑掃蕩一樣，嘩嘩地流着，河東岸有個老大娘喊：“三妮子！快回家吃飯啦！”楊樹上一羣羣的黑老鵝，叨着食，飛回窩來了。小老鵝張着嘴嗚哇嗚哇地叫着等食吃。人家都有家我沒家，連老鵝都有娘，我找不到娘啊！我的心，亂的像刀子攪着一樣，腿，疼的鑽心；我的衣服上、臉上，到處都是血，活像個鬼，我自己也覺得怪害怕。我的兩只淚汪汪的眼睛，呆看着河水，我想起：這裡離俺家只有二十五里地，四年以前，我天天在這河邊上釣魚。雖然俺家窮，俺家大人可疼我疼的不得了。我常常和姥娘坐在水車旁邊看瓜，她一面紡綫一面給我唱唱兒：“小老鼠，上燈台，偷油吃，下不來……”我偷偷地跑走了，她還低着頭唱。我摘來一朵血紅的玫瑰花兒，往她的白頭髮上插，把她的頭皮插疼了，她才笑着罵：“死丫頭子，給我滾開。”我大笑着藏到樹後邊，也唱起唱兒來：“好姥娘！別生氣，買個柿子送給你。”她馬上走到瓜地裡，給我摘來了一個大面甜瓜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哥哥參加了陳賡將軍的一二九師，打鬼子去了。鬼子抄了我的家，俺姥娘和嫂子，活活地叫鬼子打死了。俺娘帶我跑到冀南抗日根據地，她參加了婦救

会，送我参加了六分区宣傳隊。宣傳隊的生活，比在家还好哩！同志們可疼我啦，教我唱歌跳舞，又教我学文化懂道理，天天喜的我閉不住嘴。現在，同志們都到哪里去了呢？我还能不能找到他們呢？一陣心酸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我想放声哭一場；这时候，我好像又听见指導員对我說：“革命的孩子，流血不流淚！”我使劲捶着自己的胸想：“我一定不哭，坚决不哭！”可是，淚珠子不听指揮，一顆一顆，像黃豆粒一样，滾到臉上來。忽然，日本人的洋馬隊，順着河堤跑來了，我轉身又往村里跑，槍子兒嗖嗖地打過來。我剛進了村，左腿也發燒了，我懂得，这是負伤了。沒跑几步，我就倒在地下昏过去。昏迷中，我覺得有兩只大手，把我扶起來就跑。接着，就鼓搗我的腿，我想：“坏了；鬼子把我抓住了，我一定學習小趙，什么話也不告訴鬼子。”我更緊地閉住眼睛等刺刀。好像有个女人的声音說：“好孩子，睜开眼吧！”“呀，不是日本鬼子嗎？”我偷偷地睜开了一只眼，一看，还是我的好大娘。我看着她的臉，哇的一声哭了：“親大娘，親親的大娘啊！”大娘捂住我的嘴說：“別哭！日本人敲門啦。”我着急地說：“好大娘！我怎么办哪？”大娘把我背起來說：“別怕，有你大娘就有你。”这时候我才看出來，我已經換上了一身破黑衣服，伤口，用破布条子和鍋底灰，紮的好好的了……

漢奸問：“你为什么門門？”大娘說：“这几天乱烘烘的，怕跑進八路來。”漢奸伸了伸大拇指說：“好的好的！”

他們見她家挺窮，沒進屋就走了。

我剛放了心，那個脖子上掛佛珠的胖娘們又來了，大娘趕緊用被子把我蒙住。她一進門就不是好勁頭，假情假意地說：“阿彌陀佛！南海老母託付我，說你家有大災大難，這一難要是破不了，咱全庄人，都要被你的害。”大娘早就猜透了她的壞心眼，說：“我沒做過虧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門。”老巫婆把大嘴片子一咧：“喲！你還想瞞着我？不能叫全庄人被你的累，快把他交出去吧！日本人知道了，會用大砲把咱庄轟平的。”大娘說：“中國人要是沒人當漢奸，日本人一輩子也不會知道。”老巫婆說：“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，不怕一萬，就怕萬一呀！再說，日本人這一次來是好心，剛才人家講話說：交出八路來，保咱庄永久平安無事享太平；交出來的八路，也不殺，放他們回家過安生日子去，這不是兩保險的事嗎？”我心里又氣又急，真想拿一把菜刀，一家伙把老巫婆的頭砍下來。大娘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真不殺嗎？不會吧？”老巫婆急的直跺腳：“你別三心二意的啦，你要是不聽話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孩子。”大娘真的被她吓住了，慢慢地向我走來，沒等她揭被子，我從炕上爬起來，抱住她的脖子哭了：“好大娘，親大娘！你不要信她的話，她是胡放屁，我親眼看見，日本人把小趙殺了。”老巫婆抓住我的腿，使勁往門外拉：“去吧！日本皇軍給你糖吃！”我撕住她的頭髮罵：“你是老壞蛋，老漢奸，老母狗……”她掙脫了我的

手，臉紅的像鷄下蛋一樣：“你個小窮八路羔子！還敢罵老娘我？”大娘像傻了一樣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是緊緊地抱着我。老巫婆搭拉下眼皮想了想，湊到大娘耳朵上，小聲地說：“日本人說：交出個八路，賞二百塊準備票①，有了這些錢，省的你再挨餓。”她的話，我聽的清清楚楚，我搖晃着大娘的頭，哭着說：“我不去，我堅決不去。”這時候，我的傷口更疼了，血，順着褲子，不住點的往地下流。大娘眼里含着淚珠子，瞪着老巫婆說：“你這個口是心非的老賤貨，一輩子沒干過好事，賣白面兒②，販賣人，當狗腿，欺負人，都是你干的；俺情願餓死，也不能做那種狼心狗肺的事。”氣的老巫婆哆嗦着臉上的橫肉說：“不識抬舉的混賬東西！倒了霉你活該！”說完，她扭着大屁股就走了；大娘把我扔到炕上，就攆出去。我知道，自己到了要死的時候了，等死不如拚命，我的腿也不疼啦，我跳下炕，抓起一把菜刀，藏在門後邊。一會兒，大娘有說有笑地把老巫婆拉回來：“好嬖子！怨我的脾氣壞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有話咱好好的商量。”她倆一進來，我趕緊把門門住啦。大娘又變硬了口氣說：“你的眼光要看遠一點，好庄稼人，沒有一個不喜歡八路軍的，到處都有他們的耳朵眼。你還記得河西街的大漢奸，是

① 準備票，日本人出的鈔票。

② 白面兒，毒品名，即海洛英。

怎么死的吧？怎么住在日本窝里还把头掉了呢？难道他的老佛爺睡着啦？”这一下，可把老巫婆問住了，她打着自己的熊嘴說：“叫你多管閑事！叫你多管閑事！”她咧开大嘴哭开了：“娘啊！好心变成驢肝肺了哇……”大娘把老巫婆拉起來說：“好孀子！这件事除了你，誰也不知道，只要你不告訴日本鬼子，不告訴四臭肉，咱就当沒这回事，我一定不告訴我兒子知道。”（她兒子在縣大隊）老巫婆委屈地說：“他嫂子！你放心吧！要是从我嘴里說出半个字去，天打五雷轟，叫俺全家都死絕。”

老巫婆坐在大娘的炕边上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到天黑日本人走了，她才回家去。

晚上，俺娘倆一面吃飯一面談着。虽然大娘的干粮里淨是糠和野菜，我却覺得比大白饅头还好吃，我狼吞虎嚥地吃着說：“大娘！等我回了軍隊，我一輩子也不花錢，把每年的津貼都攢着，給你送家來。”大娘說：“你真是娘的好兒子。”我的眼睛瞪的溜溜圓，說道：“我不是小小子，是小閨女，当兵不兴留小辮，我留的是小分头。”她直楞楞地看着我，好像不信，我又說：“不信你去問問俺娘，她在清河縣工作，我一定叫她來看你，我的名字叫刘清蓮。”大娘把我抱起來，親了又親地說：“我怎么不信呢？我最喜欢女八路……”

夜里，我睡在她怀抱里，我們商量好明天送我走的路程，听她訴起自己受的苦來。

大娘家，一共有三口人，大爺給四臭肉家抗了一輩子活，前年替他家出差，給日本鬼子修砲樓，因為他年紀太大了，做不動重活，日本鬼子說他故意搗亂，就活活地叫洋狗把他咬死了。大娘去找四臭肉拚命，被人家打的死去活來。從此，她對日本鬼子，對四臭肉，種下了比天還大的仇恨。她兒子叫鐵虎，為了給爹報仇，跑出去參加了縣大隊；夜里，常回家來探情報，把許多勝利消息，抗戰道理，經常講給母親聽。母親明白了：只有共產黨八路軍，才能打日本救中國，窮人，總有一天會熬出頭來……

第二天天不亮，我們就動身了，大娘一直背着我走，她整天吃糠嚙菜，哪里會有力氣呢？我心里怪難受：“大娘，叫我下去走一會吧！”大娘說：“小同志，你怎么瞧不起大娘呢？我給人家打了半輩子短工，能扛動一大口袋糧食，就背不動你？”

直走到天黑，才到了沙河邊，她忽然大口大口地吐血了。這血，比日本鬼子還可怕，我吓哭了：“好大娘！我不叫你背啦，我能走！”她还是死抱住我不松手。正在這時候，有個拿槍的人向我們跑來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大娘說：“俺孩子快病死啦，到西庄去找看病的先生。”黑影里，我覺得這個人挺面熟，他又問：“你們是哪個莊的？”“呀！指導員！”我驚喜地喊出聲來。指導員把我抱過來問：“好同志！你怎么跑出合圍圈來的？”“我兩條腿都負傷了，要不是這個好大娘，我早就跟小趙一樣……”我哭的出不



來聲了，指導員抓住大娘的手，說了很多感謝她的話。大娘說：“一家人不用謝，只盼你們早日把這些該死的東西收拾了……”她又把我抱過去，看着我的臉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我說：“好大娘！過不了明年，我一定回來看你。”大娘說：“好孩子！好好的養傷，養好了傷，好好的干，到你回來的那一天，就好了……”

我們走出去二三里地了，她還站在那裏；一動也沒動。

### 三

從四二年到現在，九年了，我沒有找到機會回去看她。

四二年，我的傷口養好以後，黨，送我上了太行山。我在太行聯中讀了三年書；四六年，我跟着劉伯承將軍的隊伍下了山；為了保衛勝利果實，我參加了解放戰爭。在大別山最艱苦的日子裏，有時候五六天找不到米吃；十冬臘月，還沒穿上棉衣；趟冰河，爬高山，我時時刻刻都會想到她，她給了我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。

當美國強盜發動了侵朝戰爭的時候，我參加了志願軍，今年春天，在我們開赴朝鮮前綫的路上，我騎上一匹最快的戰馬，去看了她——我的好大娘。

我又路過了小張莊，那個殺人的大院子，已經變成了